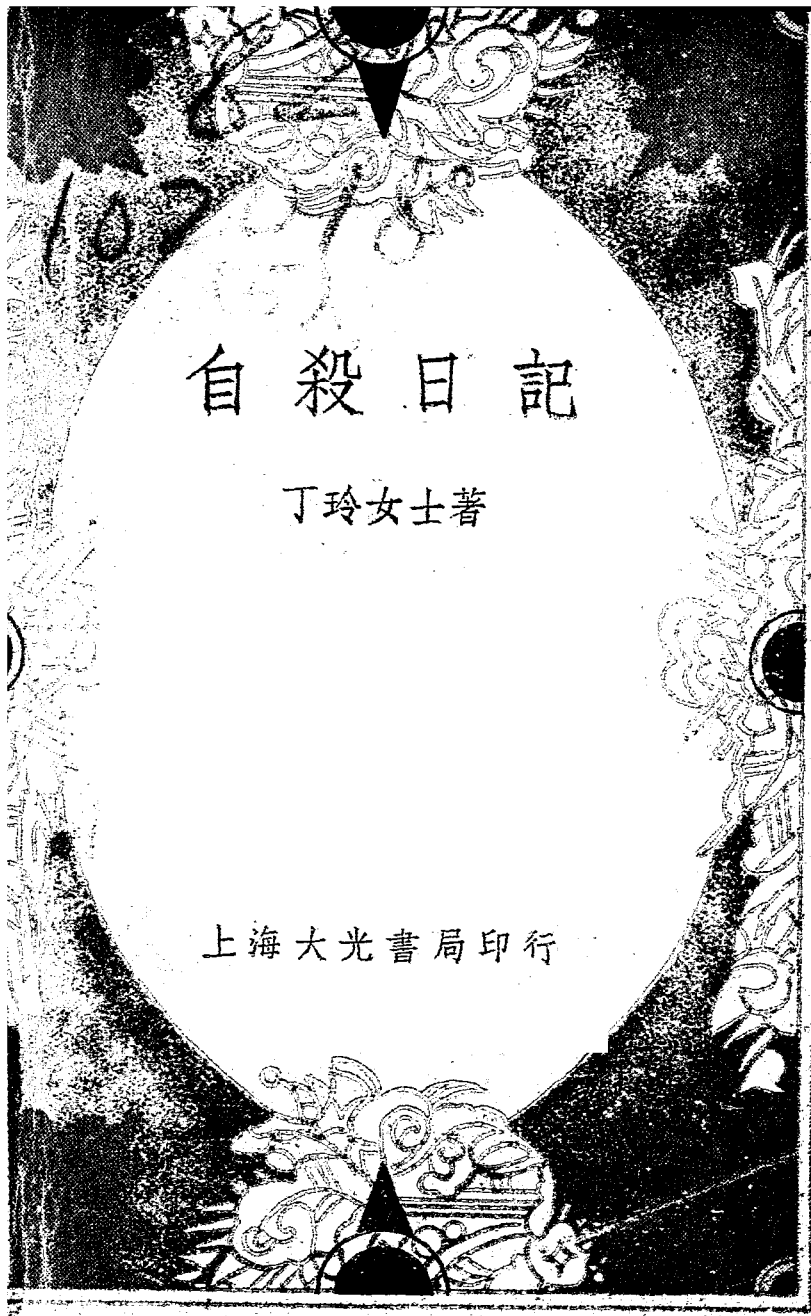




102

自殺日記

丁玲女士著

上海大光書局印行

$$\frac{4815.1}{1018}$$

自 殺 日 記

丁 玲 女 士 著

上 海 大 光 書 局 印 行

68368

目 錄

潛來了客的月夜·····	1 — 13
自殺日記·····	15 — 31
慶雲里中的一間小房裏·····	33 — 46
過年·····	47 — 70
歲暮·····	71 — 89
小火輪上·····	91 — 107

潛來了客的月夜

這題目是蘋給想出來的。我很笨，只想老老實實把這故事寫出寄回湖南給媽看看就算了。既然蘋有了如此一個我認為也頗可用的題目，所以也就借來用了。

想把這一點兒很使我不安而我又覺得有趣的事告媽，是願意媽知道她的千千雖然離開了她又是兩三年，而那從父親那裏遺傳下來的特別膽小和心虛，還是依然像小時一樣。真的，講到這裏，我是只有傷心的。不知爲什麼，那常常使我景仰，思

慕的在年輕便死去的父親，却只遺給我一些連我自己都不滿意的懦弱，無用……不怕人是一天一天長大，且從小又由命運判定就孤獨的離開家，在許多陌生的環境裏一直滾到現在，說起來，是應爲了也曾見過一些花樣，受過一些歹意，便變得是一個很有理性的鎮靜人，很能圓轉的世故人吧，然而我却越無用，越不會應付，雖說有時心裏也很懂得一切的。不過這都是些題目以外的話。

且說搬到西湖來，是一個多月以前的事，由一個很能幫助人的朋友給我和蕓看好這房子，又同我們住了兩天，覺得很盡心了，便放心的把我們交給這橫躺着的龐大的山坡，和許多在夜裡還常常掉落一些枯葉來的樹林，幾間空洞洞的房子，還有幾個不認識的可敬的第四階級的朋友，因爲我們須要他們給幫一點忙，而他們又深恐我們不是有錢的，願意替我們做點事。於是朋友就昂然的走了。

開始住下來，就覺得這太靜。一到夜裏，我心就承受不起那寂靜中微微襲進來的冷風，和突起的狗的狂吠。一顆小松子，掉落來，打在岩石上，或軟草上，我都能分別出，不過我却不期然的要停止着呼吸，張着耳朵來聽，不敢遽然便安下那顆心去。常常是無語的握着蘋的手，好久好久。但時間一拖下來，地方熟了，天氣也暖和了，且又把電燈也裝置好，於是在夜裡，我們才可以得到些熟睡。因此把雇人的事又擱置着。

雇人，本是無理的事，我們呢，只單單爲了不願在我們生活中又滲進一個無從相投洽的生人來麻煩着我們，來管領着我們，所以我們一直都是自己生火，自己弄飯，買菜，洗地板，操作一切的事，簡直變做一個非常會做事的人了。至於說是沒有錢，那自然也是另外的一個原因。因爲我們爲了倒馬子的錢不能等兩天再給，蘋就從我身上脫下大氅來走到城裏去當，也有過的；爲了挑水的又格外

要加酒錢，便三天只吃豆腐乳下飯。然而這也是題外的話。

事情是發生在一個有月亮的夜裏（看題目便可知道的。）本來一連就有好幾夜我們都是爲了這月亮，留戀着湖濱，直等到十點，或十一點才肯回，回來後是還捨不得進房，也只逗留在房子外有着濃密的茂林之下躑躅。恰巧是昨天，從書鋪來了一封信，於是我們不得不預備走進城去取一筆已愆期到十天的稿費。我是想得到的，若果讓蘋一人去，老遠的走去取一點錢，他一定，不拘爲一點什麼小事都會惹起煩惱的。所以不怕我自己也愁着恐怕我會走不到，只好借着說是我希望在取得錢後，我將要買許多東西。蘋也就很高興的答應了，是都以爲在轉來時一定可以坐車，或雇一隻船的。但是在回來的時候，我依然得裝出一個很會走路的樣子在蘋前面跑。太陽又大。這是可以想出的疲倦。晚飯也沒有吃，天一黑就睡了去。

大約是不久吧，我驀然便醒了。夜是依然靜靜的。只那前面瑪瑙寺的三條大狗狂亂的吠了過來。真說不出那時的心。我是把所有的神志都集起來，疑神的傾聽着外面。是除了狗吠，沒有別的一點聲息。心却不住的想

“唉，有人囉。一定有人！”

不知是什麼時候。月光却正把窗外芭蕉的影，斜斜的印在紗簾上。從瑪瑙寺仍傳來鐘磬之聲。於是我想起這正有着一百多個和尚在做道場的廟，心好像又寬了點，假設着這只是上面住的老和尚，偶爾因為事，回來得遲了，狗在夜裏是不認得人的。或是師賓師父從外面吃了酒轉來，他是常常醉了認不清路，走到我們這邊來了。

在一秒鐘間，我是幾乎假設了一百個以上的揣想。每一個揣想都似乎可使人再瞋下眼皮去，然而我却張着眼，更不安起來了。

狗是更奔了過來。

我想用手去推蘋，手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緊緊的捏成拳頭，很重很重的壓在我心上。

瞬息，我彷彿已看見了一個臉，是正像我夢裏所看見的，又醜又可怕。我只想叫出來，却連呼吸都窒住了。許多關於賊的事就蜂湧的擠滿在我眼前。

汹汹逼人的，狗的狂吠，又悠然的懶下去了，沒力的一聲，一聲，遠了去。我把手放開，正擬嘆出一聲氣來，然而正在這時候，我猛然聽到，其實只能說感覺到，在後面的窗外，那頗陡的山坡上，便有着一個很重的東西輕輕的墜下來，無聲的又落了地。我在心裏不覺的大叫了起來（幾乎出聲了）：

“呀，硬有人呀！”

我仍然只是屏着氣在聽的。

接着那窗上的鐵絆，鏗鏗的小小的響了一下，似乎在不意中偶爾觸上的。隨即那廚房的走廊上，也隱隱有着一個人慢慢走着的樣子。

我轉過頭去，看見蘋也正張大着兩個眼。知道他也醒了，我才又安心點，他毫無表情的癡癡的望着我，看見我也不做聲，就又默然的來把我抱着。我悄聲的便說了。聲音是小到連自己也聽不真：

“我醒半天了。你呢？你看，現在竟有一個人，在我們房子外，唉，可怕呀……”說到末了，我真想哭出來，眼的四週已在榕榕的痛。

真是輕極了，在平常我一定聽不出，那廚房門顯然已被托開，一個身軀便蜷了進去。蘋模摸索索的便把抱我的手抽開，輕輕的撐着做着要起去的樣子。不過這種動作，毫不能安慰到我的怕，反更不安起來，我用力揪住他，我又低聲的央求了。

“不要做聲！裝睡着好不好？東西，儘他拿走吧。”

蘋只是無聲的用兩手把我按住，坐在被窩裏。對於我，像正做着衛護之責的樣子。我是只深怕我們會驚擾了那廚房裏的人。

停了好一會，也許是不久，不過我覺得是好一會了一樣的，都沒有聲音，蘋開始來撫慰我了，聽他那聲音，我只能相信他是在向自己寬慰：“沒有事了。好，睡吧，乖乖。”

但是蘋的話還沒說完，廚房裏連着就響了幾下頗大的聲音。蘋的手也不期然的抓得更緊了。我心裏只來回的說：“可怕呀，可怕呀。”

於是，蘋像下了什麼決心一樣，猛的掀開被頭，却並沒有跳下床去，只癡癡的又坐着。

我簡直有點厭煩了。我希望那聲音會坦然點。把所有的東西拿去也不要緊的，或者儘管請進來，若是我還有錢的話，就送給他，做爲他想拿去的東西的代價也好。只要莫這樣纏纏綿綿的，鬧得人不安就好了。

陡的，蘋大聲的咳起嗽來。爲他那聲音，我又制住了我的笑，我真沒想到他還有這一手的。

外面呢，是也聽到咳聲後，那人就大步大步的

踏出廚房，從我們的窗前，蹣到前院去了。

我是把眼睛緊閉着，怕看見那人影。又爲了一種衝動，便輕輕的推着蘋：“看看呀，看是個什麼樣子的人！”

蘋就挨到前去，剛微微的把窗簾掀開，然而正在這時，從那窗簾的隙處，也就跳進了一道手電燈的光來，斜斜的在天花板上一幌，是一溜深黃色的光，拖得很遠很遠。我很奇怪爲什麼閉着眼皮的我也同時看到了。因此兩人的手又更抓得緊了些。

“唉，看見沒有？”

“看見的。走了。放心吧，毛毛！”

“什麼樣的人？”

“不高，穿短衣，這只是後影。”

我疑惑蘋並沒有看清，只是瞎說，所以又問：

“拿得有手電燈，是不是？”

“自然囉。”

“右手還拿得有一根不長的枯樹枝，你看見沒有？”

蘋搖了頭。然而我却真真的看見了。我清清楚楚的聽到，在空氣之中，是有一根樹枝，被人隨意的舞弄着，一路還舞了遠去。

夜依然還是靜靜的，什麼聲息也沒有。

蘋再躺下來時，笑了。我想到他的咳嗽，也不禁悄悄的笑着。蘋說：

“倒不曾想到這賊，也很有趣呢。他不是在和我的打啞劇嗎？我說：‘我醒了。我知道你了。’於是他就回報，‘既然你已知道，我就走了。’”蘋認為這啞劇很可笑，就似乎把先一刻的緊張空氣都忘記的淨盡，只是回味着他以為得意的一段。

我是仍然憂心悄悄的。我怕那第二次的來到。

蘋只想我能睡覺去，所以他說是不會再來的了。他又說這賊決不是來偷我們的。只要他用手電燈一照，看到我們幾間空洞洞的房子，他就會走

的。蘋又說，蘋說了不知許多話。我呢，聽着他說，看着他眼睛，只要他不睡着去，陪我來守夜就好了，所以我就儘着他說。

我問蘋什麼時候了。蘋不給我錶看。只說兩點了。其實是還差一刻到一點。蘋騙着我，我也信了，就又算着到天亮的時間。

慢慢的，兩人講着話，也不知混去了多少時間。隱隱的我又聽見在那後面的山坡上確是有幾個脚步在走着。蘋也立即凝着神，把原來那安定，還含有一點笑意的臉像全變了。廚房裏又響着鏗鏘沙沙的聲音，似乎在扇爐子。我心裏想：“未必燒起飯來了。”

我要蘋去看看。蘋不動。廚房裏仍然響着。於是蘋又咳起嗽來。響聲就寂然了。

“哼，這東西，真討厭！”蘋低聲的罵。我是更睡進被窩點，我只希望我什麼也聽不見就好。

不久又響了起來，噦噦喳喳的。於是蘋果真

就跳下床去了。找鞋時，弄得滿地響。吸着鞋，用力的拖到後面房裡去，找到了我的一把小遮陽傘。一下一下的在地板上擱着，又走到這房裏來。然而並沒有從廚房裏走出什麼人，只是響聲又寂然了。

蘋最後再用力的又把紙傘往床頭一放，自己也就爬上床來了。又怯怯的笑着。我只能默默的任憑他，但到廚房重複響着的時候，他却抱怨起我來。說若不是因了我，那他便一定可以拿了傘，或別的，跑到廚房去。或者悄悄的開了門，跑到底下住的阿金家喊幾個人來捉賊……更說，若不是因了我，他至少也不會睜着眼過夜，他是可以睡着去的。我也生氣了，我却忍着。我找出錢來看，可憐，還只兩點十分呢。

是不知怎樣的，兩人耐心的挨着又挨着，好不容易到三點半時，廚房門碰的大響一下，接着就走出了三個人(蘋說是四個)大踏步的跑上山坡去，聽到又向山後面跑去了。

是過了許久許久以後，蘋才吐出一口氣。

我再看錶，是快四點，然而在這夜短的春宵，隔天亮也不遠了。但兩人仍然睜着眼到五點，六點，七點。七點了才起身，到廚房去看，我還必須要緊緊的抓着蘋。兩人都以為東西一定都偷完了。還愁着今天的早餐呢。

門是緊緊閉着的，輕輕的再把門托開，什麼都依舊，簡直找不出一絲絲的痕跡來。我疑心在夜來被喂過開水的壺，却還是放在原處，一動也沒有動。

相對着我們都懷疑的笑了。到現在還只以為是做夢，一想到過去的情景，是更忍不住要向自己嘲笑的。

自殺日記

一

細的鋼筆尖，沙沙的在一個簇新的稿紙本上移動下去，字便顯得比平日更其潦草的現了出來：

“今天大約是十八吧。算來是個難得的好日子，難得我竟動了筆。我強迫我離開床鋪，我要來寫日記了。我有許多話是只能向自己說來，讓自己去看好笑的。然而總得寫下去，直到死的那天為止。向自己說點瘋瘋癲癲可笑的話，未必會比躺在床上想一點瘋瘋癲癲可笑的事更壞！也許……”

字只寫在這裡筆便停頓了。既至再寫時便又變成了：

“哈！這便是我可笑的證據！‘也許’也許什麼呢？難道好和壞在我還不是一樣嗎？是啊！什麼都很好。”

這個難得動筆的日子，是還只在第一張稿紙上寫滿了三分之一的字，鋼筆尖便又休息着了。那要來寫日記的伊薩，在這時又跳上一張沙發，在沙發上揉着。她覺得她說得太忠實了，因為太忠實，她覺得這生活確是淒涼的可怕。難道是不嗎？好和壞於她有什麼相差呢？她懂得的。她懂得的是只有比她說出的更多的。因為她懂得太多，她就更可憐自己，更無法擺佈自己。在沙發上，她把那披在額上的亂髮抹開，頭仰着，眼望着前方，大聲的嘆着氣：

“唉，我決定了，死去吧，死去吧！”

於是她更哭了起來，她沒有想到一切可留戀

的人和事，她只覺得太找不到可以使她傷心的了，她願意有一點可悲的情節來暖和她的心，但是沒有，那是實在的，好或歹，於她能有什麼相差嗎？在她的心上，她早已把一切事都推想到極端了，那又只是用了她一個人的自以為冷靜和深刻的眼光來斷定的。所以她只覺得這生活很無意思，很不必有，她固執的屢次向自己說：“頂好是死去算了！”

她哭了半天，她彷彿已決定。她總以為過不了許久，她就會死去的。她並沒有想到出門，却在無意中把衣服換停當了。她自己又覺得好笑了起來，未必這就是死去嗎？而且這死的方法很使他躊躇，她願意再等兩天，看能夠向什麼地方設法十幾塊錢。除了海，她是不願自殺的。這也可以說她不願在又可以被救的方法中去嘗試。於是她又躺下了。她把一件一件的衣服脫下，擦在地上，擦在椅上，擦在床頭，她又看見滿屋子的紊亂情形，換下幾天的髒衣服，什麼報紙呀，扯亂的紙屑呀，梨皮呀，新

舊的，也陳設滿屋子，她又覺得實在不願再蹬下來了。但又無處可走。所以這天的開始的日記是仍然繼續寫了好些：

“我決定了，總有一天我會自己死去的。死，死於我是很自然的事，我自己很知道世界上也不會有一個人來驚詫。我不是生活得很久長了嗎？而且毫無樂處，永無樂處。我死去了，也只是我自己的休息，我是很不願再過問這世間的事了。我也不有一絲的怨意來對這世界。世間本有許多幸福的事的，就是說對我也並不見得會壞於別人。所差異的，是別人有那柔美的心，他能享受他的好處，和忍受他的壞處。我呢，我是太看清了，我無須乎那完美的命運，我相信把世間所有的榮幸都來加之於我了，我仍然還是只能像如此一樣毫無所得。從前我恨命運，覺得是命運播弄了我，因為我懂得我並不是超人，我之所以成為一個現在的我，完全是受了一切環境的支配，我常常希望我是一個生長

在鄉下，生活在鄉下，除了喂養牲口，便不能感受其他的人。然而現在我還有所怨恨嗎？不啊。而且我還很安於現在呢，我並不希望我能像其餘女人一樣會安享那些福氣。我覺得我很懂得，我很能秤出這世間一切所謂情感的人性，我便很應滿足這生活。雖說我將死去，爲而這死，也並不會含了什麼世間的仇與愛。實在只是因爲我要休息了，我不能刻苦下去。我所負擔的苦，實在是太重了。

說到苦，我又覺得很可笑，有什麼苦呢，我並不苦，我只是無味罷了！……”

二

第二天的早上，伊薩還沒醒，便有一個輕輕的聲音在門上彈着了。

“伊薩，伊薩！”

伊薩跳起來，披一件衣服去開門。於是那漂亮的小章便挨了進來。伊薩又蹣進被窩，睡着不肯起。

來，她忽然想到，她眼睛一定很紅，她怕被人看出她曾哭過來。小章被那在地板上跑着的一雙小腿惑住了，他只逗着說：

“起來吧！起來吧！我不信那被窩會那樣可戀。”

伊薩喜歡把自己一人關在房子裏，但小章儘不走。她又不願給人以難堪，只好起來陪小章坐。反而她比小章說的話還多，直到下午四點鐘了，來客才算肯站起身說走。伊薩也不留，只說自己也倦了，不是還可陪他出去玩。於是在吃晚飯後，她又在靜寂的燈下，來繼續她的日記了：

“不知爲什麼，我常常對人總抱着歉。想不出頂好的辦法來。譬如小章來，我是懂得他意味的。我覺得他很可憐，然而那可憐却不能打動我的心，對於這些事我了解得比他太多了。他連想能引起我有捉弄他的衝動也沒有。我又不好十分決絕他，只好不給他一種機會，看到他失意的又走回去；真

覺得很負咎。又彷彿希望他再轉來，轉來我也許會給他一點好處。其實，我很可不必爲這些來耽心了。我並不是一個娼妓，我無庸去敷衍許多人。我應當有我的意志成立。我很可以有權利把那些我不喜歡的人叉出去。但是我不能，我總覺得是我自己太不行了，爲給別人暫時的滿足，或保存一個美幻的夢想，我應當扯謊，騙了人，覺得別人很快樂了，未必自己不會反而相安些，然而這些都是空話。我所真真要寫在這裏的是只有一句，只有一句：

“小章答應了我 他明天會帶二十塊錢來。”

“我到底對於這死，有什麼惑疑沒有？我希望把我自己分析得清清白白，我也並不願意讓自己冤枉死去了，如若自己又還有一點並不想就死去的意思。我反反覆覆在心中自問自答了好久，結果是：‘倒不如死了爲好。’是的，這是對的。死了總好些吧。”

三

日子是十月二十一號了。伊薩很難過，她不知怎樣才好，她又固執着，她時時向心裡說：“我要死去的，我要死去的。”她什麼都沒有預備，她不忍心收拾那些東西，她想讓牠們保有原來的位置也好。她替父親寫了一封信，沒寫完，又扯了。她想告訴朋友們一聲，又想到別人決不會有須要接得這報告，所以便等着。她整整在房子裡等了一上午，她不知想到一些什麼事，只覺得茫然的。她很想就上船去，天又難得黑下來，她彷彿還焦躁起來，她感到一個人便是要去死，也必有如此的麻煩。其實，她這時，在潛意思裡，未始不定她又很擔心，怕太陽下出得太快了。難道她真個就同這世界如此的決裂了去嗎？不過她仍然很固執的在那稿紙本的第三頁上寫着：

“我死去了，就在今天。這是找不出理由來加

解釋的。我一切都灰心，都感不到有生的必要。我毫不好奇，我毫不羨慕自殺的美名，也沒有什麼理由會使得我覺得自殺有什麼不對的地方。我死去，我的心是很平靜的，世界也仍然保守平靜，雖說在當時，我父親也許會哭我，還有認得我的人或許也會重覆着說一句：‘伊薩投海了。’但是這是不久的。我知道的很多。誰能把誰記憶到好久！我死，不是被逼的，我沒有一種動人的浪漫故事作背景，這新聞值不得別人拿去來感悼。自然更好宜於那些不願煩心的人們了。”

事情常常是出於人的意外的。在夜裡，只有燈光，沒有人聲的夜裏，這稿紙本猶赫然大開着躺在雜亂的書桌上。在‘這日記算完了’幾個潦草的大字後是又加了不少的，按行格寫着的字：

“我頭痛得利害，我願這痛能制死我。我自己是毫無勇氣。我不敢離開上海。我實在希望我會死，但我非常怕走到死境去。在電車上看見了水，

水便使我害怕了。我不敢下車。走到電車站的終點，我又想到其餘的一些方法，都使我害怕。怎麼能讓我毫無所感覺的死去呢。……”

四

伊薩還把這日記又繼續了下來：

“一切我都明白了。我很淺薄的，我把話說的太高明了。太深刻得不相襯。我為什麼定要那樣說。那樣說來爲安慰自己一顆無用的心嗎？天啊！你看我話說得錯到什麼程度了。現在我要說一句真話，有點什麼可以使我留戀的呢？只要有這麼一個人也好，他覺得有我活着之必要，我一定要爲他拚命的活下來的。話又同樣的說過去，假使也真有這麼一個人，因爲我死去了會難過，我就又死去，我想我會死得很稱心了。現在，我不能死。我並不怕一切死的苦難。我實在是找不到我死的價值。我只知道我很焦躁，我什麼事都不能做。什麼事都使

我厭煩，然而我又不能死去，我到底要怎樣呢？”

五

幾天來，伊薩在家的時間太少了。她並不是缺少好朋友，她成天邀着伴在外面玩。她很像一個熟於應付的世故者，她實在並沒遭過一點別人給她的難堪過。她的壞處便是在她好想事了。譬如既然白天玩得很倦了，到夜深，好容易才躺在床上，頂好是闔下眼皮睡去，然而她不，她總要來細細的觀察一遍。她把別人的說謊處，假情處，淺薄的可憐處，都裸露的看了出來。其實這實在並不關緊要。却偏又煩擾了她。她雖說嘴很硬，並且彷彿真個自己很不須要這些一樣。而其實。她很被這些弄得苦了。所以在有一天的日記上是記着：

“茲姊對我是太好了，但我並不感謝她，我反而恨了她，爲什麼她要把別人批評我的話來告訴我，來傷我的心。我自然也有些任性的地方，難道

在朋友中就不能有諒解來存在嗎？說我脾氣壞，難道我學不會那些虛假的技巧，就該被人棄絕嗎？是的，我知道朋友都只不過如此，然而我却常為她們的一些小處來傷心！我承認我是大傻子，誰知道了也會笑的。我傻，我不能死去便是大傻。……”

六

在又一天日記上，伊薩又如此說了：

“今天我到卡爾登看電影，是同小章去的。我本不定要看的，只是因為小章邀了幾次，我同時覺得去混一個下午也未始不好，所以就去了。直到有一次，一個老人的面孔當第三次映出來時，我不覺驚詫了起來，天啦，那眼睛多像懷哥的眼睛啊！在我心上，我一想到懷哥兩個字，不覺的，就跳了起來，而且很痛。我強迫我看下去，我常常注視到那老人的眼睛，望到那眼睛，微微帶點憂慮的，就像望到懷哥的眼睛一樣。我看完了才又同着小章一

塊去吃飯。小章那裏會懂得我的難過呢？我問小章今天的影片好不好，他說好。我懂得他說好的原由的。我也說好極了，很想今晚再來，他把兩個眼睛張大了起來望我。他懂不了我的意思，實在今天的影片，他自己也知道是並不好的。我呢，我却真實的還想一人再去看，去看一看我五年沒見面的懷哥的眼睛。唉，關於懷哥，我不忍說下去了。總之，他已是一個很幸福的人了。他有賢淑的女人，比我好的女人。那女人是還會替他生兒子的。我呢，我一人仍然孤獨的生活在上海，倘若不工作，我就得餓死。不會有一個人肯白給我一塊錢，也正像不會有一個人肯白給人一點情感一樣。我不羨慕人，實在人人都比我好！”

七

伊薩寫了前面的日記就很糟蹋了自己起來，她吃了許多酒，像酒可以麻醉去一樣，但是她更哭

了。哭了一通夜，把眼皮也擦破了。她決定了，她決定死去，無論用什麼方法。她在日記上寫上最後的：

“這次是真的，我不能再拖延我的死期了。命定了我不是兒孫繞膝壽終正寢的好命。我也不能耐心的很溫柔的倒在床鋪上。我很慚愧我不能陪伴這滿是有福的人來生活。生活於我是太乏味了。這話我曾常常說過，不過這話很有語病。現在我願心平氣和的來同我死後的幾個將感到驚詫的朋友來說說，尤其是我的老年喪女的父親。你們不要以為我真的是以為這世界太涼薄了，或者我太缺少愛了，所以我死去。一點也不是這樣的，平日我雖說如此說，然而在我良心上，我是只有感激你們的。父親的愛我，是只有超過一切的父親的愛的，朋友呢，在你們自己心上也同樣清白，你們是怎樣的對待了伊薩來，伊薩現在要死去了，伊薩不願再欺騙你們，實在只有伊薩太對不住你們。對你們太

殘忍了。伊薩說，她願拚死拚命的爲一個要她活着的人活着，或爲這人又死去。這痛心的話是不知還是想騙了她自己，還是想騙世界上的人？你們之中，伊薩宣誓，至少是找得出一個真心便要伊薩莫死去的。然而伊薩却決定還是要死去，可見得伊薩並不是那樣重視感情的人。要我說不愛你們，我也不能首肯，但不知爲什麼，這是得請你們格外見諒的，橫直在心上總不能滿意。不過你們也不要誤會，或者還有別的人會得到我的滿意的。如若你們硬要這樣想，這是你們錯了。伊薩自己心裡清白，伊薩錯在一種錯誤的思想上。人的慾望是填不滿伊薩的空處的。我很愛你們，我也知道還有許多人也愛我，但我常常又鄙視這感情。我又無力能使自己打開一切的羈絆，能使自己不苦惱。所以我死去，我覺得很對不起你們，讓你們爲我難過。我要你們早點忘記我，算作是給我的最後的一次饒恕罷。

“本還有許多話，但怕又擾了你們，所以我不說了。”

“請父親到母親墳上去，向母親說一句：‘今天是十月二十六。母親爲我最吃苦的一天’”

八

這天是二十七了。房東太太來敲了三次門。伊薩最後才從枕上無力的大聲說：

“進來就是的！”

於是那年老的老太太便擠了進來，顯出一個哭巴臉。咕咕嚶嚶說了半天，意思就是要討幾個房租。伊薩無力的做了一個手式，老太婆把一張抽屜取來，放在床頭讓她看。她看見只剩一元零三十幾個銅板了。她請求等幾天再給，然而老太婆就更哭聲哭腔的哼着了。伊薩實在無法了，又想不出法子可以送老太婆出去，於是便搜羅去，她看見了這一本稿紙。她說：

“拿來吧!”

老太婆還不懂得，她又做手式，於是日記便在她手上了。她拉下那有字的九頁來，捲成一個筒，鄭重的交給老太婆，要她拿到幾個她曾去過幾次的地方去試試，並在筒外附上一張條子。

“爲救急，想換幾個錢，無論多少，都交給來人罷!”

慶雲里中的一間小房裏

“今晚早些來呵！”阿英迷迷糊糊的在向要走的人說。

要走的人，還站在牀頭，一手扣衣，一手就又拉帳子。帳子是白竹布的，已變成灰色的了。

“唉，冷呢，人！”阿英用勁的將手摔脫了縮進被窩裏去，眼仍然閉着，又裝出一個迷人的音調：“你今晚不來時，以後可莫想我怎樣好！”

在大腿上又被捻了一下，於是那穿黑大布長褂的瘦長男子，才從牀後的小門蹣了出去。阿英彷彿

佛聽見阿媽在客堂中送着客，然而這有什麼關係呢，瞌睡是多麼可戀的東西，所以翻過身去，把被壓緊了一點，又呼呼的睡熟了。

在夢中，她已回到了家了，陳老三抱着她，陳老三變得異常有勁，她覺得他比一切男人都好，都能使她舒服，這是她從前在家時所感不出的。她給了他許多鈔票，都是十塊一張的，有一部分是客人給她的，有一部分是打花會贏的。她現在都給他了。她要同他兩人安安靜靜的在家鄉過一生。

在夢中，他很快樂的，她握住兩條粗壯的手膀，她的心都要跳了。但不知怎的，她覺得陳老三慢慢的走遠了去，而阿媽的罵人的聲音，却傳了來，娘姨也在大聲吵嘴，於是她第二次又被吵醒了。

阿媽罵的話，大都極難聽。娘姨也旗鼓相當，毫不讓人。好在阿英一切都慣了，也不覺得那些話，會怎樣該只有爲他人而賣身體的自己來難過。

她只覺得厭煩，她恨她們擾了她，她在心裡也不忘要罵她們一句娘，翻轉身來又想睡。

但間壁房裏也發出很粗魯的聲音來，她知道間壁的客人還沒走，她想：“阿姐這樣老實，總有一天會死去的。”她想叫一聲阿姐，又怕等下阿姐起了疑心，反罵她不好，所以她又把被蓋齊頂，還想睡去。

娘姨的聲浪，越大了。說阿姆欠她好多錢。本說定五塊裡要拿一塊的，怎麼只給十隻小洋；三塊的是應給六毛的，又只給四毛。她總不能通宵通宵的在馬路上白站？

阿姆更咬定不欠她，說她既然這樣要錢，怎麼又不拉個客人去賣一次呢？後來幾乎要動武了，於是相幫的，大阿姐，……都又夾雜在裏面勸和；她們罵的話，越痛快，相勸的笑聲就更高。

阿英雖說把被蒙了頭，却也並不遺漏的都聽清了，幾次還也隨着笑了的。間壁的人呢，又彷彿

是在另一世界。相罵却不與他們相干，所以也仍然凶凶鬧着。阿英想：無論怎樣也不能再睡着去了。於是又把頭伸出來，掀開了帳子看：房子是黑黑的，有一縷光從半扇玻璃窗射進來，半截落在紅漆的小桌上，其餘的一塊就變成灰色的嵌在黑地板上了。而且有一大口濃痰正在那亮處。阿英看不出時間的早晏來，於是大聲喊：

“什麼時候了呢？吵，吵死人呀！”

沒有人回答，也沒有人聽見。

於是阿英又放下帳子，大睜着眼躺着。她看見帳頂上又加了兩塊新的痕跡，有茶杯大，還是溼的。她又發現枕頭上也多了一塊痕跡，已快乾了。她想把枕頭翻個邊，又覺手無力，懶得動彈，而且那邊也一樣髒，所以也就算了。她奇怪為什麼這些男人都不好乾淨。只有一次，是二點多鐘了，她只想轉家來睡時，却忽然遇見了一個穿洋服的後生趙趙起起的在她後面，於是她走慢了一步去撞他，

他就無聲的跟着她來了，娘姨也笑他傻子，阿姆也笑他，自己也覺得好笑。在夜裏，他抱了她，他把嘴去吻她全身，她拒絕了。她握着他手時，只覺得那手又尖，又瘦，又薄，他衣服穿得多乾淨呵。他出氣多麼細小呵。說了以後來，但到今都不見。不過她又覺得，不來也好，人雖說乾淨，又斯文，只是多麼悶氣啊！她又想到這毛手人，一月來了，總是如此，間三四天纏一次，人是醜，但有銅錢呀，而且……阿英笑了。她把手放在自己胸上摸着，於是越覺得疲倦了。

這時阿姆又在客堂中大喊着：

“阿英懶鬼，挺屍呀，一點了，還不起來！”

大阿姐已跳到床前，用一個指頭在臉上劃着羞她。她伸手一扳，大阿姐就伏下身來了，剛剛壓在她身上，大阿姐簡直叫了起來：“哎，死鬼！”而且接着就笑了：“親熱得呢！”

阿英摟着她的頭，在她耳邊悄悄的說着：“間

壁……”

於是兩人都笑了。

大阿姐更來打趣她，定要到被窩裏來。

娘姨也在喊：“不喝稀飯，就沒有有的了。”

這時間壁房裡的阿姐走了過來，她兩人都又笑了。

阿姐坐在床邊前，握着她兩人的手，像有許多話要說。阿英於是又騰出一塊地方來，要她睡。她不願，只無聲的坐着，並看她兩人。兩人都是各具有一張快活的臉。

阿姐說：“我真決不定，還是嫁人好呢，還是做生意好。”

陳老三的影子，不覺的又湧上了阿英的心；阿英很想得嫁陳老三那樣的人，所以阿英說：“既然可以嫁人；爲什麼不好呢？”而阿姐的那客人，矮矮胖胖的身個，扁扁麻麻的臉孔也就顯了出來。心裏又覺得好笑，若要自己去嫁他，是不高興的。因此

她又把話變了方向：“只要人過得去。”

阿英嘆息了；“唉，好人還來討我們嗎？”

大阿姐還仍舊笑着別的，她却想到剛才的夢去了。

直到阿姆又跑近來罵，她才懶懶的抬起了身子。並且特意要放一點刁，她請阿姆把靠椅上的的一件花布旗袍遞給她。阿姆因為她做生意很貼力，有些地方總還特別的寬容了她。但遞衣給她時，却做了一個極難看的臉子給阿姐。

當她走到客堂時，娘姨已早不是先罵架時的氣概了，一邊剝胡豆，一邊同相幫作鬼臉，故意的搖曳着聲音說：

“我俚小姐乾淨呢，我俚小姐格米湯交關好未哉……”

相幫拿起那極輕薄的眼光來望着她笑。她撲到娘姨身上去，不依。娘姨反更‘阿囑囑’的笑了起來。她咯咬娘姨，娘姨因怕癢，才陪了禮。她饒了

她，坐在旁邊也來剝胡豆。而陳老三又來擾着她了。她別了家鄉三年多了，陳老三是不是已變得像夢中那樣呢？假使他曉得她在上海是幹這等生涯，他未必還肯同她像從前那樣好吧，或且他早已忘了她，他定早已接親了。於是她決定明天早些起來去請對門的那老拆字人寫封信去問問。她又後悔怎麼不早寫信去；她又想起都是因為早先太缺少錢了。想到錢，所以又在暗暗計算近來所藏積起來的傢私。原存六十元，加昨夜那毛手人給的五元和這三天來打花會贏的八元是一共七十三。那戒指不值什麼，可是那珠子却很好呀，至少總值二十元吧，再加上那小金絲練，十六元，是又三十六元了。而且過幾天，總可以再向冤桶要點的。假使陳老三真肯來，就又從別處再想點法。他有一百多，兩百，也就够了。只是……

她想了許多可怕的事，於是她把早晨做的夢全打碎了。她還好笑她蠢得很，怎麼會想到陳老三

來？陳老三就不是個可以拿得出錢贖她的人！而且她真個能嗎，想想看，那是什麼生活，一個種田的人，能養得起一個老婆麼？縱是，他願意拚了夜晚當白天，而那寂莫的耿耿的長天，和黑夜，她一人等如何去度過？她不覺的笑出聲來。

阿姆正經過，看見她老呆着，就問她，又喊她去梳頭。

她拿出梳頭匣，就把髮髻解開來，髮是又長，又多，又黑，像水蛇一樣，從手上一滑就滑下來了。而一股髮的氣息，又夾雜得有劣等的桂花油氣，便四散來。她好難梳，因為雖說油搽得多，但又異常滯。阿姆看得無法，只好過來替她梳。她越覺得她想嫁陳老三的不該了。阿姆不打她，又不罵她，縱然是有時沒有客，阿姆總還笑着說：“也好，你也歇歇吧。”她從鏡中看見阿姆的臉正在她頭上，臉是尖形的，眼皮上有個大疤。眉頭是在很少的情形中微微蹙着了。她想問一聲早上娘姨吵架的事，又覺

得怕惹是非，娘姨是說不定什麼時候都可以跳進來再吵的。於是她只問：

“阿姆，昨夜你贏了嗎，我要吃紅的！”

“吃黑呢，只除了人沒輸去，什麼都精光了。背了三個滿貫，五個清一色。見了大頭鬼，一夜也沒睡，早飯也沒吃，剛散場，那娼婦娘姨真不識相，她還問我要錢呢。”

阿英彷彿倒覺得阿姆很可憐起來。她想她實在可以一人站在馬路上無須要娘姨陪，不是阿姆還可省去一人的開銷嗎？

她很安慰了阿姆，阿姆也耐心耐煩的替她梳頭，她願意把頭髮剪去，但是阿姆總說剪了不好看。

是吃夜飯的時候了，算是這一家頂熱鬧的時候，大家都在一團。一張桌，四面圍起，他們姊妹是三人。阿姆同娘姨，及相幫，相幫就是阿姆的姪子，是三滿碗菜，很豐盛的，有胡豆雪裏紅湯，有青菜，有豆腐。她是三年來了，每天只有這頓飯吃，中午

時能起得早，則可以吃一碗用炒黃豆嚙稀飯。到夜裡是哪怕就站到天亮，阿媽也不能管這些，自己去設法吧，有許多人就專門替她們預備得有各種消夜的在，只要有幾個私下積的錢。或者有相熟的朋友，雖無力來住夜，然而這小東道也捨得請客的，因為在這之中，他們也可以從別的揩油方法中，去取回那消夜的代價的。阿英喜歡吃青菜，筷筷往碗裏夾，兩個阿姐也喜歡吃，說是像肥肉，阿媽不給她們肉吃的，說是對門的小嬋子胖就是因為從前在家裏吃多了肉，不過每夜阿媽都要吃六毛錢一個的蹄膀，却不知為什麼只見更瘦下來了。

把飯一吃完，幾人便忙着去打扮，燈又不亮，粉又粗，鏡子又壞，粉老打不勻，你替我看，我替你看，才慢慢弄妥貼了。各人都換上一套新衣服，像要走人家去吃喜酒一樣。第一是大阿姐先同娘姨走了。阿姐是不肯去，說她那客人八點就會來的，但阿媽不准，說客人來了，會去叫她的，為什麼做

生意這樣不起勁，所以阿姐苦着臉也走了。她看見阿媽生了氣，也就跑出房去追阿姐，而阿媽却喊住了她。她笑着說：

“我想也早點出去去看看。”

“蠢東西，且等一會兒吧。”阿媽聲音很柔和，她想她比起阿姐來，她應當感激。阿媽教了她許多米湯，阿媽說昨晚來的這毛手客是個土客。她想該同阿媽一條心來對付這很喜歡她的人。在這時阿媽愛她只有超過一個母親去愛她女兒的。她很覺得有趣，她不會想到去驅一個人有什麼不該。是阿媽喜歡這樣呀！

早上的夢，她全忘了。那於她無益。她為什麼定要嫁人呢？說吃飯穿衣，她現在並不愁什麼，一切都由阿媽負擔了。說缺少了一個丈夫，然而她夜夜並不虛過呀！而且這祇有更能覺得有趣的……她什麼事都可以不做，除了去陪一個男人睡，但這事並不難，她很慣於這個了。她不會害羞，當她陪

着笑臉去拉每位不認識的人時。她現在是顛倒怕過她從前曾有過，又曾渴想過的一個安分的婦人的生活。她同阿姆兩人坐在客堂的桌旁，燈光雖黯澹，談話却異常投機，所以不覺的就又是十點的夜間了。

客是仍不來，鐘又敲過十一點。

她很疲倦，她幾次這樣問阿姆：

“阿姆，你看呢，他一定不來了。他從沒有連夜的來過的。他的話信不得呢！”阿姆總說再等等看吧。

後來，阿姐回來了，且帶來那有意娶她的客，矮矮胖胖的身體，扁扁麻麻的面孔。她不覺心急了。她不會歡喜那矮男人的，然而，她很怕，她們住得太鄰近了，當中只隔一層薄板，而他們又太不知顧忌，她怕她們將擾得她不能睡去，所以她又說：

“阿姆，我還是在外面去看看吧。”

但阿姆却不知為什麼會這樣痛惜她，說時候

已不早了，未見得會有好人，就又歇一晚也算了。

她終究要出去，說是縱然已找不到能出五元一夜的，就三元或二元也成，免得白過一晚。這話是替阿媽說的，阿媽覺得這孩子太好了。又懂事，很歡喜，也就答應了，只叮嚀太撒爛污了的還是不要，寧肯少賺兩個錢。

外面很冷，她走了，她一點也不覺得，先時的疲倦已變為很緊張很熱烈的興奮了。當她一想到間壁的阿姐時，她便固執的說，她總不能白聽別人一整夜的戲。這是精靈的阿媽所還未能了解的另外一節。

馬路上的人異常多，簡直認不出是什麼時候。姊妹們見她來了，就都笑臉相迎。她在轉角處碰見了娘姨和大阿姐，她們正在吃蓮子稀飯。於是她也買了一碗，站在牆跟邊吃。稀飯很甜，又熱，她兩手捧着，然而也並不忘去用兩顆活潑的眸子釘打過路的行人。

過 年

時分還不到春天，小茵便總有點覺得日子長了。

一清早，還不等天亮，在一張快有五尺寬的朱紅漆的大床上，小茵就圓圓睜着兩顆大眼了。窗戶紙上微微透着乳白，夜來的殘燈還照出討厭的紅光。小茵很茫然，想睡去，又睡不着，終於把頭也縮進被窩裏了，眼閉着，於是許多大的，小的，五顏六色的花紋便在眼中閃去閃來，她很高興，她不敢張開眼來，經驗告訴她，不閉着眼是看不見這異景

的，但不久，眼就很疲倦的脹痛了，她又把小手托着臉頰，又去睡，却仍睡不着。她再鑽出被窩時，天却大亮了。她照那光度的審查，她斷定陽光已照到牆上了，而且也快落到瓦上了。她不覺的一翻身就爬了起來，拉開那淡綠色的半舊的湖縐帳子，她看見了她的書包，石榴花布的書包，亂糟糟的放在春檯上，那精緻的，大紅洋紗細帶就垂了下來，帶端繫的一枚銀質的有眼的小錢，是平放在地板上了。她才恍然想起學校是已放了假，她無須乎早早就起來了。於是她悄然的站在踏板上，蹣着腳捻息了那矮座洋油燈，玻璃罩上都有許多黑烟了。

她沒有穿衣，她又睡下了，一家人都還沒有一點聲音呢。

在被窩裏，她沒有事做，她儘靜靜的互玩弄着兩隻小手。

好久了。如意才起來，如意是睡在她後房裏的一個十五六歲的丫頭，又胖，脾氣又不好，是常常

要吃藍竹筍子炒肉絲的一個丫頭，藍竹筍子炒肉絲，就是說牠常常要挨箴板子打的。但小茵從不打她，小茵的媽也不打她，打她的是小茵頂怕的舅媽，和待小茵很好的表姐們。如意雖說常挨打，她却更健實，又貪吃，又貪睡，陪着小茵玩時，總得把小茵丟棄到一邊，她不管小茵怕不怕，寂寞不寂寞，她總垂着頭，呼呼的睡着了。

如意把後出完，就來小茵房裏掃地。小茵說要起來，如意却攔阻她：

“都沒起來，你起來做什麼？幾多冷！”

“我睡不得了，如意！”

“等會兒吧，等我把事做完，燒了烘籠再起來吧。”這是如意待她好的時候才這樣，不是說話的聲音就得給小茵恨她，恨得只想她又做錯了別的事好挨打。小茵一覺得她好時，又關心到她了：

“如意！昨天晚上你又到廚房裏推牌九了的囉！我告你，毛弟看見過。我聽見毛弟在倒廳裏大

聲罵，說要告舅媽搥你呢。順香，荷花，都在場，要挨打，恐怕今天三個人都躲不掉呢。”

“哼！告，告就是的，我不怕。”

如意又到前房裏去抹灰了。前房是小茵的媽的房。有小茵睡的這間房兩個大還不止。好久來都空着了。小茵常常總見老鼠在那房裏叫，就心媽床上的帳子被窩會讓老鼠佔着，做起窩來，白天走去看，都還好，只盼望媽快回來就好，聽到如意在抹床上的描金雕花板了，忍不住又問：

“昨天我又聽見一些大老鼠小老鼠在那裏叫，你看看，看老鼠生兒沒有！”

如意不答她，只將抹布角塞進許多不同的床板眼裏去，一往一來的拉着。

如意不答她，她也不生氣，幾年來了，她都是如意伏侍她一切的，她有時還很親熱她呢，雖說如意待她也不見得特別好。所以她又說：

“唉，如意！我們學校，假都放了三四天了，怎

麼媽的學校裏還不放假呢？你說，媽今天會回來不會回來？等下了，要三喜去接弟弟就好。”

“想得好，三喜會去替你接弟弟，三喜的事多得很呢，這幾天總還有足足幾天得陪老爺去打牌，押寶，昨天他就得了挨邊二十來吊的酒錢……”如意不說下去了，她想到三喜的錢，她還欠三喜兩吊多，三喜却掙那錢爲他自己買了一雙藥水皮底緞鞋，又給順香買了兩緞片絨紫辮子，一大塊生髮膠。大約今天順香的前留海，更梳得齊整了……

小茵却想到媽和弟弟去了。早先多好，媽總在家，睡在前頭房裏幾多熱鬧，晚上一醒了，就可以叫‘媽！媽！’媽也總是和聲的答應：“小茵！不怕啊，媽沒有睡呢。”後來，媽到學校去了，但弟弟還同奶媽睡在前面橫床上，她可以常常去摸弟弟睡着了的脸，她又常常同弟弟在媽的大床上玩。她伏着，把自己當成馬讓弟弟騎，雖說腿跪得疼了，但看見弟弟笑，自己也就異堂高興。現在呢，有三四個月

了，她都只一人住這兩間大房，在半夜醒來，除了聽見後房裏的如意的鼾聲，就只聽見老鼠的吱吱吱的叫聲了。是因爲舅媽說奶媽不好，奶媽就回去了，媽又說讓如意帶弟弟放不下心，因爲有兩次如意都把弟弟的頭摔破了，所以媽就把弟弟也帶到學校去，一個禮拜回來一次，最近是快兩個禮拜不見到和藹的媽的面和可愛的弟弟了。她心裏有點兒慘，只迴迴旋旋想：“媽今天該會回來了吧？”

看見如意已在替她生那細篾小烘籠的火時，她就站在床上爲自己扣棉袍的鈕子了。

在打辮子時，她就已聽到對屋裏的表哥和表弟也起來了，兩人在後房門口小聲的爭吵，一個說爹像奶奶，一個說爹像爺爺。因爲快過年了，在十五，影像就都掛出來了的。她以爲說舅舅像外公，還不如說媽像些，她想答一聲白，又怕鬧着別人，她只喊一聲：“強哥！毛弟！”

於是兩個都湧進來了。

“啊喲！一個人才起來喲！”

“天沒亮就醒來了，聽到了幾次雞叫，那大白雞公叫得頂響。”

“那不算，那不算，我點心都吃過了。嘿，你總沒有吃囉，蓮子，加了冰糖的……”毛弟是常常這樣好誇耀和她。

“哼，他偷的。明天我們大家都有得吃。明天過小年，過小年，就是小孩子過年。嘿，明天還得放炮竹，殺雞，醃頭。昨天媽說你已經快八歲了，得改裝，同姐姐一塊醃頭才好。哈，那就是要打拜拜不准作揖……”強哥邊說邊來弄她的辮子。辮子有四個，前面的合在右邊的一塊了，只剩三個垂着。頭髮很細，又齊，用花線也紮得住，一天不會散。打辮子是苦差事，因為有四個，根根辮子都細細的，拿不上手，加以強哥一動手，如意就更不好編了。半天半天才算編完。

三個人又吃了一碗米湯泡的炒米。強哥又逼

迫順香去拿了一小碟豆豉薑。

小茵雖說同他們玩得很熱鬧，但一聽到前面腰門嚮，就要偏着頭拉開棉門簾瞧，她時時都要想到媽去了。

唉，媽若不回來，怎麼好？明天怎麼好過小年？未必媽不回來，弟弟就連小年也不過了嗎？

在吃飯的時候，舅舅也彷彿想起了一樣，望了她一眼，就向舅媽說：“呀，怎麼五姑太太還沒有回來，未必學校還沒有放假，等下要三喜去接看看，三喜不得空，就要老余去。”

她覺得表姐，強哥，毛弟，連站在桌子邊的丫頭們都在望她了，她很難過，但又非常高興，她拿感激的眼光去望舅舅和舅媽。只覺得舅舅仍然很尊嚴，很大，高不可及，只呼吸都像表示出有與凡人不一樣的權威。舅媽呢，則也仍然是好看，笑臉，能幹，和氣，却又永藏不住那使小茵害怕的冷淡的神情。小茵不懂得這些，但她生來，因了環境，已早

使她變得不像其餘小孩了。神經非常纖細，別人以爲她不夠懂的事，她早已放在心上不快活了。她從小就很被舅媽客氣的款待着，但她總覺得她難得親近，許多人都歡喜她，誇她聰明，誇她好看，誇她懂事，誇她性格好……，但她也總不能討好舅媽。於是她又趕忙閉下眼皮了。

她無心再吃飯了，雖說排滿了桌上的都是好菜，她又不好剩飯，她只得慢慢的爬着飯粒。表姐注意到她那無精打彩的樣兒，趕忙用肘子碰了她一下，又將自己碗裏的一片又紅又香，又薄的臘肉給她了，並問她要不要那香油辣椒，因爲辣椒碟子是放在舅舅面前的，表姐可以夠得着，而且已有了十一歲的表姐，是稍稍有點自由夾菜的權利的。她覺得表姐待她太好了，好得有點難過起來，本想不要的，又怕拂了表姐的意，不知怎樣才好，頭要領不領的。

正好，一個聲音突如其來，這聲音就正救了

牠。

這聲音是從腰門邊傳來，充滿了喜悅。柔嫩的尖脆的音波組成兩個可愛的字：

“姐姐！”

於是空氣全變更了。第一個是舅媽離了座位。毛弟便嚷起：“五姑媽回來了！”她狂亂的跳下來，從風門邊衝到天井裏去。在廊上她看見她媽了。穿的黑呢衣，手携着弟弟。她撲攏去，她只叫得一聲：“媽！”不知爲什麼，眼淚却湧出來了。她怕她媽罵。她又哭，隱忍着，又笑着，便去抱弟弟，弟弟也來抱她。她看見了媽給她的笑容。媽也喊了她一聲：“小茵！”她快樂得使全身都發痛了。

媽雖說已經吃過飯，却也坐在飯桌上，同舅媽，舅舅閒談。她站在旁邊很高興的聽着。末後，舅媽便如此說：

“正說要去接他呢。這幾天只把小茵急壞了，時刻跑來問媽怎麼還不回來呢。我寬她，總是說明

天一定回來，她不信，等下又來問了，問到底明天會不會回來。我真怕她了，只好要強兒和毛兒去和她玩。不知怎樣，她却變得越小起來了，大約要吃汁兒了吧。”

小茵聽到，有點害羞起來，而且又有點快快的。因為媽沒有同情她，媽只淡淡的答：“總是不中用，弱得很，還是從小就常常離開着呢。”於是話題便轉到她兩歲時離了家，到三十多里路伯娘處玩的事。又是三歲多時，爺病了，家裏無人，她就同么媽到七爺爺家去拜壽，一住就一禮拜，儼然像個大人，誰都要誇獎她的事……

小茵已知道過這些舊事了，她彷彿也覺得那是一定好，但現在她不耐煩再聽了。她把弟弟牽到房裏去，倆小姊妹說不盡她們的話。

媽帶回來的藍子，如意已早從轎子裏拿進來了。弟弟要去拿東西，她就幫着翻。有一個小手風琴，一張畫，上面畫的是一個帶高帽的人坐在東洋

車上，被另外一個拉着跑。還有一個小叫子。都是弟弟新近得來的禮物，媽學堂裏的教員們送他的。又有一個大皮球，一盒積木，是媽給弟弟買的。還有許多舊玩物，弟弟都把來拿出來了，表示着這東西是屬於兩個人的神情。

她也搬出許多東西來。如意幫她做的小人，有手，有腳，還抹得有挑花兜肚。表姐給她的~~一面~~一面小鏡子。她又有個繡花的鞭兒，上面的黑緞子毛，是同學吳克強給她的，花是順香繡的，表姐也喜歡這個，因為表姐的那個沒有她的好看，毛是家裏閹雞的。她也有許多舊玩具，又都同弟弟相熟過，所以弟弟也特別愛這些，這多半是些手工很精緻的東西。一個八寸長的白磁觀音，是前年二舅舅走雲南回來，過上海時買給她的。一個挖空了花的小葫蘆。據說還是爹在的時候特意買給小茵玩的。還有許多銀硃漆的小碗，小杯，小鐏，小饋，……平日媽同弟弟不在家時，這些東西是安慰她多少寂寞的

晚上過的。

兩人玩了半天，她把強哥和毛弟都忘掉了。

第二天便是過小年了。她同表哥們放了許多花炮。下午媽一人到舅媽屋裏打牌去了。打牌的是四個人，住在前面的吳家舅媽和五姨。表姐強哥都在看牌，她知道媽的脾氣的，所以她只看了一小會兒就過來和弟弟玩。意妹也同着奶媽過來了。還有吳家的岫妹。四個人圍住一張大方凳編香棍籤。岫妹編了一個搖籃給憶妹。她用一根長的和兩根短的，做成一根小水煙袋。又像，又能點火。她給弟弟，憶妹却硬要去了。後來憶妹又拿一付小骨牌來玩。用香棍籤當籌碼，來推牌九，奶媽幫憶妹看，如意幫弟弟。她自己會看，但順香硬要幫她，且同奶媽用真的票子押。岫妹沒有人幫，便哭着跑到對角房裏看她媽打牌去了。小茵心裏也有點過意不去，跑到對角去看，岫妹却不理她。她回來，順香已把她的籌碼輸完了。而順香却反贏了奶媽好幾百錢。

她又同弟弟玩別的去……。

這些日子中，小茵的心的確有了許多新的意味。

不過她也常常感到不快樂的。譬如二十八那天，陳家表弟却當面笑弟弟的黑細羽綾風帽。又笑她的衣……她當時哭了，她一人躲在丫頭房裏哭，她怕別人看見了更笑她。到晚上她就向媽說：

“媽！到過年時，弟弟還該帶這頂風帽嗎？”

媽答應的是自然這樣。

“媽怎麼不做頂像意味的一樣大紅緞子繡花的給弟弟呢，那就不會給人笑了。”

媽說弟弟有服，不能穿紅戴綠。

於是她想起了許多漂亮的，盡是摹本緞的袍子和馬褂。又想起自己的灰竹布的單袍和黑呢的馬褂。單袍雖是新縫的，却沒有緞子好看。她又想起一些駢矜的臉，她覺得很氣憤，又寒倫，她忍不住又問：

“媽，我也有服嗎？”

她的媽已把這意思明白透了，便告訴她，一個人只穿得好，就活像一個繡花枕頭，外面雖好看，裏面還是一團稻草。媽只希望她書讀得好，有學問，是比有一切財富都值得驕傲的。媽又誇獎她。又勉勵她。她反而興奮了。她要表示她是一個好學生，一個將來有學問的人，她把她喜歡帶的一付小金戒指也從小手上退下來還給媽了。

她再也看不起好衣服好首飾了。毛弟穿起紫色花緞袍走過時，她便喊他：“繡花枕頭！”

這月月大，到三十，才算把年等到。年是來了。仍與往日一樣，大人在打牌，小孩子聚在一塊玩。在堂屋裏，把紅氈打開，鋪在蒲團上，大家互相磕頭作揖來拜年。強哥和毛弟在氈上大顯好身手，說是從孫悟空那裏學來的跟斗，一下可以打過十萬八千里。她又和弟弟去賞鑑那椅轆上的金花，又躲在桌圍後要意味來找，大家都時時得東西吃。

直到快二更天了，才真的熱鬧起來。舅舅剛從羅家趕回來，贏了三百多吊現錢。一家人都更笑臉相逢了。十斤的大蠟燭點起時，香爐裏的檀香也燃起來了。影像前，觀音菩薩前，天井角，所有的地方都爲蠟燭光輝煌着，八盞吊燈也燃起來了。堂屋當中放得有一大盆炭火。銅的盆緣更閃起刺目的光。舅媽又從香几廬子裏取出一大包東西來，是有一萬響聲的炮仗。又拿出許多頂品放在一處，歸老余來管這事。蒲團前面放的錢紙上，也由老大把那割了喉管的紅雞公，來滴滿了血。小孩大人，底下人，都站滿一堂屋，大家都靜靜的，滿面放光。互相給與會意的笑。等到一切都預備妥貼了，舅舅就做了一個手式給強哥，於是強哥和毛弟就排排站在紅氍前了。連同在前面的舅舅是剛成一品字。穿着水紅百摺裙的舅媽就款步走到香几旁邊，去舉起那黃楊木的鐺錘來。鏘的一下擊着那銅鐺時，老余手上的炮仗便劈劈拍拍的放起來。強哥們也已跪下

了，在慢慢的叩首。小茵經了這熱鬧的，嚴肅的景象，她分析不出她的鬱鬱來。她望到舅舅舅媽，心裏就難過，她望到默然站在房門口的媽，她簡直想哭了。這年又並不屬於她，那爲什麼她要陪人過年呢？她悄悄的走回自己的房，把頭靠在床柱上只傷心。炮仗震天價響，她只想在炮仗聲中來大喊，大叫。一顆小小無愁的心，不知爲什麼却有點欲狂的情緒存在了。

祖宗拜完了，神也敬完了，才又大家真的來拜年。於是才發現了小茵不在。媽喊了幾聲，都不見回答。媽又四處來找，才從她房裏把她掙出來。她看見媽不抱她，又不難過，她簡直在恨媽了。但當她替媽跪下去時，聽見媽柔聲說：

“小茵！聽到啊，你又大一歲了呢。百事莫還要媽來爲你擔心才好。爲了媽，放懂事些啊！”

眼淚又流出來了。她只想拉過她媽來，倒在媽腳邊哭，告訴媽，小茵一切都懂得，不要媽操心；小

茵要發憤讀書，要爭氣。但她又懂得，若真的這樣，媽一定會罵她的，說她糊塗，所以她又隱忍着，磕下第二個頭去，是給舅舅舅媽拜年。舅媽說：“恭喜你呵！”她簡直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大家把年拜完後，就吃貴丸蓮子，又吃元寶。小孩丫頭們都得了好多壓歲錢。後來吳家的一家人也進來了，因此更加熱鬧。

舅舅吼着快擺大桌子。於是在堂屋裏就將兩張紅木方桌擡上了。上面搭一床紅氈子。舅舅往上一坐，從懷裏抓出一大捆鈔票來說，有本事的，今夜就把這贏了去。於是就推起莊來。從吳家外婆起，到頂小的意味誰都要來，不來的，是瞧不起舅舅，舅舅就要罵人。兩邊坐的是舅媽，媽，五姨，吳家舅媽，下面坐的是吳家好外婆。每個太人兩邊都擠着小孩的頭。四個丫頭，同奶媽圍着小主人看熱鬧，大家一條心，只想瓜分了那三百多吊錢。廚子，聽差，看門的，僕婦，都蹲在炕前開單雙去了。

還沒有到四更，舅舅就推說倦了，要去睡。他還只輸得六十多吊呢。媽也要去睡，於是大人都退了。只剩一部分小孩子守夜。她們是七個。六個色子在碗裏滾，看誰贏，只准用銅子押。其中吳家鐵牛哥哥頂大，十三歲；毛弟頂小，是七歲。小茵把在舅舅處贏來的兩吊多錢輸一半了。沒有大人，她簡直不願來，後來她就同岫妹到岫妹房裏喝酒去了。酒是用茶當的。菜是岫妹的媽特意爲岫妹預備的真菜，一小碟金鈎蝦，一小碟臘豆腐干，還有花生和核桃。岫妹同她差不多大小，岫妹却比她幸福多了。生來便不離過媽的。媽又愛她得很。什麼都依她，痛她，白天陪她玩，晚上抱她睡。她也就除了撒嬌撒賴使她媽歡喜，便不知其牠了。說是爲什麼她一人單獨不上學，也是因爲捨不得離開媽的原故。小茵坐在那裏玩了好久，又看了半天畫。覺得很快樂，都沒有瞌睡了。轉來時，堂屋裏又在押寶了，他們都是要守歲的。

媽和弟弟都睡熟了。小茵把帳子掀開看了一會，覺得弟弟也好得很，像岫妹一樣，可以同媽睡。她一人懶睡得，如意又沒有替她打被窩。她一人靜悄悄的坐在床前的踏板上，把舅媽給他的四塊墨，兩枝筆取出來玩。墨和筆並不希奇，她就愛那裝墨的盒兒，五彩花綢做成的；又有一塊大玻璃。玩了一會，覺得有點無聊起來；又不願睡。想再到前面去，又怕岫妹已睡了。她只好又到堂屋去。毛弟的眼睛都睜不開，還在嚷“我買！我買！”強哥已贏了不少錢了。她稍微站了一會兒，就又走了。在倒廳裏，荷花在打瞌睡。後牆門也沒有關，廚房裏傳來很熱鬧的聲音，廚子老大也頂嚷得凶。時時都聽見順香笑。

她又走回來，一切仍如舊。媽房裏火盆裏的火，沒人加，都快熄了。一隻烏云蓋雪的貓，在火盆底下打呼。

她想去睡，却找不出一點瞌睡來。幸好，難在

叫起來了。天色也漸漸發亮了。一家人又要預備起來出行。於是又從新點臘，從新放炮，而且大家都跟着炮仗走到大門外去。別的人家也打開了門，街上盡是火藥氣。

這天，正月初一，她和表姐。強哥，毛弟，四人坐一乘綠呢大轎，沿城跑了十多家，挨家挨戶去拜年。到下午三點才回家，都得了不少錢，盡是湖南銀行的新票子。可是一到家，幾人都嚷着睡去，夜飯也沒有吃。

初幾裏又同舅舅們推了好幾次牌九。她總贏時多。後來舅舅不得空在家裏玩了。她們小孩就做一夥玩。大家都不准吵架，大人也不罵小孩了。氣象儼然不同。小茵很高興每天按着課程，早上要寫十二個大字，和溫兩課書。弟弟也要提起筆寫碗大的字，那是隨意寫，寫一個也不要緊，媽不限定他的。但每天得認三個字，由小茵教。媽旁聽。吃過飯就同大家玩。如若媽出去了，或打牌去了，小茵就

只准同弟弟在房裏玩。如意陪着。晚上媽就又爲小茵和弟弟講許多好聽的故事。總是弟弟先睡。弟弟睡好後，媽才送小茵到小茵房裏看她睡好後才走。夜晚醒時，她照例又要喊一聲“媽！”媽總答應她。早晨呢，她還可以到媽床前同醒了的弟弟玩。

小茵生活像這樣，真快樂。日子在她又似乎是短了。她只想永遠如此就好。如果是因爲要過年才能如此和熙，那她就希望天天都要過年。但不覺的，年就過完了。元宵節也來了。一到十六，所有的燈綵，……都要撤了。而且……啊！這於小茵多麼凄慘呵！媽和弟弟就又得到學校去了。去預備開學。到十八，她也就得上學了。她不怕上學，她實在不願讓弟弟同媽都又離了開去。她終日悵悵的。這節好無意思！媽越叮嚀她，她就越傷心。她恨不能把日子拉回來，再過一次年！晚飯她也不吃，只說是肚子痛。如意就來替她揉肚子，她同如意說：

“如意！明天晚上，這一邊屋裏，又只剩我們兩

個了呢。”

如意也黯然。且同時算出對面舅舅屋裏，是十一個人。

她儘着說肚子痛得利害。媽無法，只好把她安置在媽的床上睡在腳頭了。

她聽到弟弟的小小的鼾聲，她又常聽到媽嘆息。她用手摸着媽的腳，她不覺低低哭起來了。這年裏的日子過得太好，媽幾多愛她，弟弟又太可愛了！唉！誰還能講故事給她聽，誰還能像媽一樣的什麼事都顧到她，她再也莫想過一個有火盆，有明燈，有笑聲，有談話聲的熱鬧的夜了。她只好遙遙聽着舅媽房裏傳來驕傲的笑。白天呢，小孩還常在二塊玩，一到夜裏，就都到自己的媽面前去了。她呢，她就只能想在媽面前的弟弟的一切了。她一人坐在燈面前，靜悄悄的，如意在椅子上打瞌睡。她聽老鼠叫。她又去想老鼠，不是媽在家時，都不聽到老鼠叫嗎？大約是老鼠也知道媽去了，就來欺負

她。如意伏侍得也不盡心了。她越想越難過。她哭得也越凶了。

媽會意的坐起身來，輕輕把她從腳頭抱到這頭來，她睡到媽懷裏時，她更哭了。她好像她就從沒有享過這福的。媽不說話，也不罵她，只抱着她，輕輕的拍。直到看不過去了，才說一句：“小茵！你要聽話才好呀！啊！莫哭！你再哭時，媽也就會哭起來呢。”於是小茵停住聲。把頭貼在媽的胸前，反過手去，抓住弟弟的一隻小手，又溫，又軟。慢慢的，在媽拍着中，睡着去了。

在夢裏，她大約還想着這年吧。

一九二九，一，十二。

歲 暮

從進了大學的佩芳，便學得很會睡覺了，早先是總要同太陽爭先起身，現在是任憑那勝利者怎樣向她驕笑，她都仍然捨不得同那溫暖的被窩告別。這天是鐘已敲過十點了，她還躺在床上看畫報。畫報上有許多交際女明星的照片，這些照片，又大都好，看得佩芳真捨不得丟開。畫報另一頁上，又有兩副關於北京新年的照片。她想起這天是甚麼日子來了。她高興的大聲喊：

“魂姊！魂姊！”

魂影從間壁房裏走了進來，邊說，邊走到她床前去：

“醒了嗎？十點多了，起來吧！我已做了許多事。”

她又在她臉上給了她一吻。

“做了許多事，是些什麼事呢？”

魂影才覺得又失言了。默默的不做聲。

她硬要問出來，魂影也知道她脾氣的，只好告訴她：

“寫了幾封信，一封給爹，三弟一封，環珍一封，還給我倆的母親寫了一封。……”

“就是這些事嗎？”

“對了，……”

佩芳已明白了其餘的事。她不恨那事，她只覺得魂影那樣吞吞吐吐的神情，真使人氣。她的一團高興，早化為烏有了。她把被一套，蒙着頭睡去了。

魂影看到她生氣了，便去拉她。又向她分解：

“是的，我還給了心一封。你可以看的，我什麼話都沒有說，只說是信都收到了，因為人有病，所以都沒回信去。你看，別人已走了三星期，又來了那末多信，未必我就一封信也不回嗎？若是他只怪我，那到不要緊，萬一是疑心上海出了什麼意外，又趕回來，害他把別人的事做壞了；我也是人，心裏總該過不去吧。因為怕你難過，才趕早起來寫，現在你還是生氣了，教我怎麼辦呢？”魂影真說不出一肚皮的委曲，若是從前，她一定會哭起來了。近來是已明白，哭也是枉然，哭又不會了事的，所以無論什麼事，倒總裝住了，還陪着笑臉。

佩芳聽到她嘮嘮叨叨，更生氣。她只想任性吵出來。她想，奇怪了，我又沒有管着你什麼，你還不是自由的人，寫一百封信，也與我無關，為什麼要向我來訴苦？你若不是有神經病，恐怕就是被鬼蠱住了。但佩芳也忍着，她知道吵也無益，吵起來，她會說出更多的可厭的話，而且又得……終離不掉

嘆息，眼淚……讓樓下的史先生，史太太和蘭去笑，娘姨們也知道了，而且，一定的，誰都只說她不好，還以為真的是她要管住朋友，不准朋友愛人。若要分辯起來，又太醜，說是她還在當中盡了許多力，又誰信！她不答她，只把被更裹緊，是表示了她還有更多冤屈。

“佩！你這樣生我的氣，又何必呢？我可以把信扯去的。”

“見了你的鬼！關我什麼事！你扯，你敢扯去？你以為你扯了信，就好到處去告人，說我壓迫你了，是不是？真好笑！故意這樣！我真不了解你近來怎麼會變成這樣了。你以為我知道了你寫信給人，我就會難過；你怎麼不知道，你故意騙我，又故意陷我以罪，好像是不准你寫信一樣的，就不給我難過嗎？你這樣，真好，就算為我得了個好朋友吧！”佩芳覺得有些話哽住喉頭了，眼淚就湧了出來。她去找手帕，却看見了丟在一邊的畫報，她更

傷心了：

“別人在今天，不知多快樂？只有我！……”

魂影也哭了，她是少有不哭的。聽到她說今天，也更哭起，她似乎是她太對不起佩芳了，惹她哭，於是她倒在床上一面哭，一面笑去哄她，去哄她快樂。佩芳到底年輕，一看到別人在服小，又道歉，她也就笑了。她准她就起身，她要買一點東西來過年。

一走下樓梯，娘姨便笑着說：“恭喜佩小姐，今天三十了呢。”

“對了，過年吓，我看娘姨買點什麼東西給我吃呀！”

娘姨也笑，娘姨說一定要買的。因為娘姨一路來就只愛她。

走到史先生房裏，倆口子在下象棋。問他們怎麼過年，都不說，她再問時，倆口子却打起來了。因為史先生下錯了一着棋，要悔，太太又不准，就扭

到一團了。她幫史太太去搶棋子，把手也抓紅了，才搶到。史太太也不知道謝一聲，便又下棋去了。她又再幫史先生去走棋，史先生却不聽她的，終於下輸了。她生氣生氣的，才又走上樓去換衣服。

魂影不願拂她意，也很高興，便也換上衣服陪她出門去。

樓下的蘭，看到她們上街，也願意隨着去玩。所以三個人都上街了。史太太還追着說：“等一等吧，我也去呢。”她却笑得頭仰起，抓着其餘的二人趕忙走了：“哼，得了！讓他們愛人們做一塊兒吧。我們小女孩却不願同婦人走的。”她完全是還記到剛才下棋的事。

蘭也笑着附和，說她也不歡喜婦人。

佩芳不答她，只管去叫洋車，她心裏是在想：“誰聽你的話？我就只聽見你成天叫史太太做姊姊，却從不聽見你會叫我一聲妹妹的。你真的以為我這婦人嗎？那就錯了！若有女孩比婦人更討厭

時，我恨起來也一樣更甚。”

她買的東西實在多，多得不好拿了，她却還嫌少，又恨東西太貴了，使她不能全買；又恨自己的錢太少了，買不了許多。凡是同屋住的人，她都送了很隆重的禮品，連娘姨們都送到了。她給了魂影一枝頂精緻的筆，說是拿牠來好給愛人寫信用。她給她自己買了一本綢製的日歷，和一本日記簿，說是她要另外從頭好好生活了。她又買了許多點心，和菜，爲了點綴一下這年，她想家裏過年時，是該吃些什麼，她就把那些東西都買了。

她一半是故意要熱鬧，她一半也真的高興，她的年齡，她的趣味，實在是還可以像她往年一樣，用衣角兜起炮仗，在天井裏放花玩的。她準備了一個豐盛的年，她還想了許多方法，可以使在屋裏的人都不睡去。

一轉家，家裏人都笑了。都爲了她的熱心，把興緻提高了。尤其使史太太歡喜的是，不特出她意

外的，她送了她夫婦許多東西，而她那一歲小孩的面前堆滿的，簡直盡是玩具。蘭也高興，因為她從沒有覺得她是這樣可愛的。平日只覺得她意氣凌人，驕傲得很，誰知爲人却如此慷慨大方，又聰明，又活潑，又有主意，又會調排。不覺的便和她很要好起來。

下午的時候，她房裏頓成了很熱鬧的房間了。都是受了她的邀請來吃茶的。她慶祝她們，她說她晚上要爲了替她們祝福，把酒喝醉。她又祝福自己，她希望明年她能讀一點書。她還請她們爲她祝福，她說她並不是怎樣不好的人，她值得接受她們的友愛的。她自己是不知道她已墮入一種興奮的情景中了。她只覺得她自己是怎樣可愛，她又覺得她是多麼能夠愛人，在這個時候，若有人須要她，要她犧牲了她自己，她是真有這種氣概的。到後來，她興奮得太過了，她嘆着氣大聲說：

“你們逢年逢節也曾想到家嗎？一定囉，誰不

想家呢。我也想的。可是我只想着，想着，覺得很淒涼而已，我並不企慕，我無須要家的，我更無須在家中過年，從生出來到現在，我就從沒有在家中過一個不淒涼的年的。我是不能同別人打比的呀！不過現在，我不該這樣說了。自從同魂姊好起，兩年來，都不是幾多好嗎？去年，我們就過得幾多好，前年也好，魂姊，你還記得嗎？現在呢，更有了你們，你們都愛我的，所以我更不必不快樂了，你們說，是嗎？”

說完了，就笑，心有點兒慘。抱起史太太的小孩來，也來回說：“是嗎，小朋友？”

史太太向來便不怎樣以她爲然的，却很同情起她來，只笑說：

“是的囉，我們都是行踪不定的人，難得今年在一塊，大家過一個快樂的年吧。”

史先生則以爲這可愛女孩很須要一個男人來愛她了。望着她臉龐，心裏在替她難過。

蘭和魂影都走過來扳住她，說一些笑話逗她玩。她更不自在起來了。後來還是史先生說故事去了，才使她又快樂。

大家輪流都說了好些故事。直到娘姨來問雞怎麼做法，才把話打斷。不久又來了客，是楊家兩姊妹。說是得了母命來的，硬要她們乾姐姐去玩。也順便邀佩芳。佩芳自然辭謝了。魂影却掙不掉，只好答應去。佩芳張着眼睛問：

“回來吃飯嗎？”

於是魂影便拉着她到另外一間房子裏去了，魂影說她不能不去的理由，又百般要求她，百般討好她，直到她笑了，魂影才說，我走了，但馬上就打轉的，不必念我。

自從魂影走好，樓上便清靜了。她的心境，也忽然覺得清靜起來，雖然消失了適才的豪氣，她很恬適的，把那日歷安放在桌頭，很細心的將那已過的一段時日翻過去，並在那第三十九頁上寫着：

“今日借魂姊買此，作為再生之紀念。”她又把日記簿也打開來，她用一個新筆頭，在第一頁上寫着：

“今天是舊歷三十。我要我的舊有的生活，隨時而俱去，而那新的，我所希望的，便也隨新年而建設着。所以我買本簿子，做為我工程中的記錄。我要無隱飾的，大胆說我自己的話。我要勉勵我自己，使我成為一個有理性的人。現在我將我的必修課程，且擬出幾條來，看到底該先做什麼：

“一，早起。

二，唸英文。

三，同魂姊和睦，因為她異常可憐。

四，每星期給媽一封信，免得媽在那毫無生趣的家中，更加要為女兒難過。

五，……………”

她想不起什麼了。覺得總是這幾樣，她又將這幾樣納到一條，一條‘勤’上。一不懶，便可早起，便會唸英文，也會給媽寫信，而且一唸書去了，誰還

有時間去淘氣。魂姊也好了，她可以每天寫幾十封信，她也可以整天拿時間去想她的愛人。她更可以離開她去到那男人那裏去。因為她已得着了頂高的慰藉，她無須乎她的溫承了。因此她到快樂起來，心裏很解脫，只覺得魂姊是又可笑，又可憐。

到晚飯的時候了，魂影還沒轉來。她走到門口去等了好久。

天已經黑了半天了，她又寂寂寞寞走回來。娘姨問：

“開飯不呢？”

她不做聲。她又挨上樓了。只聽見斷斷續續的炮仗聲。

鐘打了七點，又快八點了。娘姨已不等她的吩咐，便將菜堆滿了一桌子，她再下樓時，史先生們已在擗酒了。她很受歡迎的坐下來。她無力再和她們碰杯了。無論她心裏怎麼想：“她不來，有什麼關係呢？我吃我自己的。我快樂我自己的就是的。”但

她却放不下心去，她怕她或是一人跑到什麼地方去了，怎麼好？天又黑，又遠，夜裏太冷，她真擔心。她後悔放她走了，真是說不定的，像那魂影的脾氣，動輒就哭，動輒就想自殺，近來又更變得離奇了，什麼事不好做？她越想，越焦急，她要娘姨到楊家去看看，娘姨無法才走了。

史太太已把臉喝紅了，看她老不做聲，便像安慰般對她說

“總是別人留住她吃飯了，就會回的，你放心！來，我們吃一杯吧！”

史先生也睨着她說：“來，我們吃一杯吧！”

他太太却把紅臉頰湊過去，眯着眼笑，於是他便在她嘴上用力吻了一下，而且說：“來，我們吃一杯吧！”

蘭縱聲的笑起來，她只好又上樓了。

燈也不願開，躺在床上只生氣。早知道魂影是這樣不理會她，她不如轉家過年了。不是嗎，她已

四個整年不在家中過年。家中雖無味，但她有母親呀！母親總比別人好，而且母親又實在盼望她得回家去的。她想起魂影真可厭，硬要留着她，好好歹歹不放她回去，現在她却丟下她一人在房裏，爲她急焦，她自己却不知逍遙到那方去了。

樓下的筵宴，大約已散了，因爲傳來的笑聲，已轉到房裏去了。她爬起來看錶，天哪，不是已經九點半了嗎？

陡然，一陣汽車的喇叭聲，便在門口響起，她張皇的跑下樓去看，兩個娘姨已將魂影抱上樓來了。她駭得只嚷：“怎麼？怎麼了？”樓下住的人也連聲問，娘姨却笑說：“嘿沒啥末什，喫醉了囉。”於是大家才聞到一股強烈的酒臭也隨着湧來，她大喊：

“魂姊！魂姊！你，你怎麼了。”

魂影模模糊糊的也答應：“佩！我回來了！我要你！”

剛一到房裏便哇的吐了。駭得一些人，都連退

不遜，她倒過一杯茶去，魂影却向她直噴過來，於是大家大笑了。醉人也大笑，接着又大哭起來。看的人，才慢慢退去，好容易她和娘姨才將魂影放在床上，安穩的睡去。娘姨草草收拾了一下，便吃飯去了。她一人坐在燈前，看還含有眼淚的魂姊，她說不出她的難過。只覺得心裏悶悶的，眼睛掙掙的痛，但她又學不了酒醉的人能大喊，大叫，大哭！她真希望這樣，她想她先該不也喝得大醉，免得儘看別人醉。

醉的人倒睡得很香甜了，動也不動的在打呼。

她輕輕走出來，到自己房裏去。她看見了那張早晨看過的畫報，還擠在床裏邊，她不覺發狠起來，她把來拏到手上，扯了個粉碎。“唉，什麼年！什麼年！”

她又走下樓去，兩個娘姨在廚房裏說話。

她到史太太房裏去時，她們都正在談話，史先生看見她進來了，便問：“好些了嗎？”她點頭，史太

太太却又扳着她男人連聲嚷：

“接下去！接下去！又停頓了。”

史先生却忘記話說到什麼地方了，太太也忘記，還是蘭想起，說是剛講到正月十五的廟會怎麼樣，於是史先生又接着講下去，她也坐在火盆前來聽故事了。

火盆上的簾架上，烤了三條尿布，時時在那往上騰的熱氣中，發散着許多氣味。故事又不比白天的，真是太猥褻了，只好讓史太太同蘭兩人去聽吧。因為她們很高興的時時在笑，尤其是將肘子擱在史先生大腿上的史太太笑得不知怎樣好時，便用那肘子亂揉亂擦。她實在聽不入耳，她知道這不是可以混時日的地方，她立起身來又預備走，但同時，在那邊柁子上的鐘就朗朗的響起來了。“鐘！鐘！鐘！……”可不是就剛是十二點了嗎？她驚訝地又惘然地的轉過頭去，向那三人說：

“這年就這樣過去了呢？！”

三人都不答她。是都無暇聽她的話，并鐘響。她只好也不必定要她們聽見；她又回到樓上來。

外面似乎更熱鬧了，遠遠近近都只聽到炮仗聲。

她想一蒙頭睡去算了，又怕等下魂姊醒了要茶要水無人應。她坐在房裏半天，找不出一點事來做，好混去這一晚。她只鄭重又鄭重的將那日歷又翻了一頁過去。

看看時候已不早，娘姨們都睡了，她又蹣手蹣腳走到這邊房裏來，只是魂影仍然睡得很濃的，只把身子又翻了一個邊。於是她坐下來，慢慢的削一個梨子自己吃。又削了一個，切成小片放在碟子裏，怕魂姊醒時要，又趕不及。她又慢慢剝了兩個橘子，也放在碟子裏。想起魂姊也真可憐。一個人無親無故的，就只巴着她，兩人多好，近來却要爲了互相猜疑，常常鬧得不安。總是魂姊太多心，譬如今早，既然給心寫了信，又何必要瞞她，更說

出那麼多可笑的話來。但她又總有點恨她，假設她不見了鬼的又去愛上心，那她們不更好嗎？

她心裏越想越亂了，她不願坐下去。她又覺得總不放心走開。她將兩碟梨和橘子放在床邊小凳上去；又放了一杯涼開水，於是她去替魂影脫外衣。解完了鈕扣去摯手時，却發現了她手上正摯穩了一件東西。她俯下頭去看，那正是一張她從來沒有看見過的一張寄來不幾天的心的照片。在反面，還密密寫了好些詩句，詩句却是魂姊寫的。她並不恨心，但此時却心酸起來，她將魂姊推過去，便轉自己房裏來了。

她從來沒有怨恨過人，這時却怨極了，又恨極了魂姊。她又說不出她心酸的理由來，說是知道了魂姊愛了人，這消息又早得到了的。說是魂姊又騙了她，這騙也不是剛開始。她總只覺得她被人欺負了。她躺在床上嚶嚶的哭了起來。

也不知哭了多久，天色却濛濛發亮了。炮仗聲

也仍然不絕。

她無力的猛然跳起來，抓過那新簿子，在另一頁上寫道：

“佩芳呀！佩芳呀！新年已來了，你記住吧！你爲你自己下的決心！你努力修養你的脆弱的理性，而強制你可笑的感情！好好的發憤唸書，不要什麼所謂朋友了吧！

.....”

她丟開了本子時，却又大聲向自己說：

“做得到嗎，我，佩芳？啊！到底要怎麼才能扭過這生活來呀？……我要的，我要扭過來的！……”

她昏昏的又倒上了床。而且不久昏昏的便迷睡過去了。

小火輪上

早班的輪船從桃源駛了下來，是開往武陵那個縣城裏去的。在那兩邊都夾着青山的河面上，船儼然像極了一條高背的大魚，分開水，直往下遊。而兩邊被激起的白浪，掛在兩邊，遠看去，是正好做爲兩根懶然拖住的鬚鰭。有許多張着帆，搖着櫓的白河船，麻陽船，從望見黑烟起，就趕忙讓出航線來了。船每經過一個小小的埠頭，尖銳的笛聲，就響起，於是總有兩三隻木划子就拚命的靠上這正在慢走的船來，那些鄉裏的，總常有黃泥色味的

客便慌亂的上下着。全船的人也聚在船邊來看了。而那貼着舷板的每一個小窗戶洞上，就總也擠着三四個人頭，爲的要瞻仰這有着三四十家瓦屋的山口岸。臨河的人家，都大半有個小小吊樓，這上面就每處都伏得有穿大紅衣服，或糟綠布衣女人的，她們每天三四次都無厭的來虔敬的觀覽這被人塞成了黑色的大船，和從船上下來的每個客。那有着玻璃窗的一家，是萬無一失的，準爲這埠頭熱鬧集中的地方，某某茶館了。緣着瓦屋的兩端，便是新舊大小不等的茅屋了。到了又只見淺淺波紋的山，或是生滿蘆葦的長堤時，這船上的次序，才又恢復原樣。因爲到武陵，爲時並不長，有好多人便一邊剝瓜子一邊談閑話，有許多人是生來有睡覺特權的，便又蹣着腿，歪着頭在打鼾了。而每次上行下行船時，都少不了的，是有一大部分人屈着膝在三尺高的統槍中，黑壓壓的聚在一團，玩那三十二張骨牌輸贏的事。不過這都是穿着短衣，和穿

着草鞋人旅程的消遣。若要說到那些住在官艙裏的老爺們，自然也常有只要十二串便到了武陵，或又返到了桃源的。大家都無憂無慮的，快樂的便完了這在船上的幾個鐘頭了。但是也常有着很苦窘於這短小時間的輪船生活的呢。自然囉，這是誰也能看得出是屬於那些單身，又不慣同人說笑的女客了。這天便正有着這麼一個人受苦在。

這天天剛發亮的時候，節大姐便由幾個相好的同事，和幾個心愛的學生，從邊街走到碼頭來，做爲她最後一次的別了這多年的學校。同事們知道她心中的忿忿和煩鬱，又不知怎樣安慰她，把話說得到恰當，只好都默默的不做聲。學生們，見到先生們的靜默，越加重了小小心兒上的別緒，一難過，就縱是在平日很活潑的孩子，也無勁無力的懶於再說挽留的話了。

因爲到得早，官艙裏的座位，還大半是空着，於是同事中的一個便先開口了：

“總要多來幾封信呵！”

另一個便又說：

“我仍然贊成你到北京去。我自己是實在太負擔不起那經費了，否則我倒願意同你作伴一塊去。”

節大姐只默然的抿着嘴頷了一下頭。若是在平日，那又當別論呵，她若聽到有人願意同她作伴時，她一定歡喜得跳了。但現在她却反而想到另外一邊去了。她真的以爲人這東西都只是冷酷的東西了。她想：

“唉，何必說假話呢？你們有好好的教員當着，還要上北京做什麼？只有我，四處都找不到位置容身了的我，才該充軍到那冷地方去，聽說北京冷到極時，鼻子都有凍掉的危險吓。”

旁的人都知道她不快活，便又都不說了。

沉默越加添了人心中的不安。

節大姐呢，她平日待人是沒有再好的了，但自

從得了學校辭退了她的消息到如今，她忽而很感激這些多年的同學和同事們。若是她們不隱隱忽忽讓她知道她們的聘書都已收到了，所短少的惟她一人，而又並不是學校當局單把她這一人忘了，那她不還癡癡的在學校獸住，讓開了學後，給滿校的學生和教職員來取笑嗎？但她又常無理由恨起這些人來。一定要什麼理由呢？她可以恨她們的。她們沒有煩惱，她們快樂，她們可以可憐她，這就是理由。單憑這理由，她是可以恨她們的。但是她一反省，她就覺出自己的荒謬了。她更謙抑的待她們。她總是忍耐着自己的脾氣在。她向她們說：

“好，回去了吧。難爲你們送了來，還有她們小孩子。我一到武陵就來信的。北京我也不定去。武陵一好，我還是大半又獸住了。”

頂小的一個九歲的學生，在這時忍不住了，她哭着聲音說：

“爲什麼先生一定不肯教我們了呢，總是不教

喜我們了！”

其餘的也附和着，說先生一定是討厭她們的。

節大姐看着這些爲她所愛的幾個聰明孩子，她真不知怎樣對付了。她又不好將她的委屈，來在學生面前訴說，只得誠實的答應：

“你們雖愛我，學校却不要我了！”

學生們總以爲是誑話，不信。她更說不出的感到傷心了，她更催着她們快回去。

直到汽笛聲叫到第二次了，她才把她們又送上躉船去，大家再交換着惜別的眼光。

於是不久，在樓裏中，船便離了埠頭，她把眼從窗戶望出去，是迤連不斷的青山。唉，多麼熟習的景物呵。在學校時，她每天總有二十次要靠在樓窗上遠遠望到這裏的。她又想起了綠蘿山，那也是在窗口邊可以隱隱看到的。但這裏却更隔遠，她把頭伸出去，也仍然看不到。她又望到那邊簷子去，從兩個人頭的隙處，她看見有接連不斷的瓦屋，向

後移了去，她無心去辨識這又是什麼街，什麼地方了。她把眼光縮回來，落在自己的行李上，是三件東西，鋪蓋，箱子，綢藍。

平日在房子裏是難感覺得，可是一到了水上，眼望着綿綿不絕的青山，和浩浩蕩蕩的流水，便不覺的會感到此身的飄飄然，而無所寄托。何況在剛離了七八年所住慣了學校的節大姐，又嘔得有點氣，又說不出自己的懊惱的時候，自然是更感到茫茫了。她舉眼望着前方，不知是不是自己的歸宿？返過來再望，也覺得並不可留。心裏只是那樣蕩蕩無主的。她只想快到武陵就好，又似乎希望不到更好。她簡直不知怎樣才能將自己的這無聊時間抓去。

她開始去注意她的同伴們，她才看見一艙都坐滿了。有兩個女客在挨着門邊，抱着胸喂小孩的乳；更有兩個年幼些的姑娘，又擠緊着她們一堆。從女人看過這邊來，便是三四個做生意的人，大約

生意很好，臉上却露出蠢然的幸福的光。再過來，離她不遠的，便是一個在桃源算爲最時髦的人物了，穿着一身帶黑點的灰色洋服，和一付有金邊眼鏡，是一個教會醫院裏的醫生，姓孔，她認得他。她趕快把眼光溜到她左邊去了。那裏是一個鄉下老頭，不知怎麼也坐在官艙裏了，很自在的抽着他長桿的旱烟。這老頭過去，是兩個剛從上河下來的中學生，還留得有凡是下武陵兩三年便失去了的那可愛的憨直處。再過去便是一個八字鬚子的土官僚了。在那邊門口便又是幾個穿得很好的富紳。在富紳與八字鬚子之中，有兩個桃源時產的土娼在。齊齊的方方的一排短留海，那終年貼着的太陽膏藥，那眉心處的一線紫紅，那省青洋布衣，那八字半大脚，還穿得有一雙淺紅襪子和藍花緞鞋的。她們蹙着眉向人笑着，時時打開她們的手巾包，取出一些瓜子來剝。她簡直被她們這些樣子駭着了。

這些人爲什麼都不討人歡喜，她簡直提不起

一點興會來，她奇怪她怎麼從前都沒看到這些。若她早想到船上這樣無味，她怎麼也得等幾天，等有伴了才下來的。於是她去想她第一次是怎麼下武陵來的。

那時，是五年，六年前吧，她還在唸書的時候，只聽說駐紮在武陵的馮玉祥的軍隊要開大運動會了。熱鬧得很。武陵的各學校也參加來賓運動。她們學校裏的人也動心了。大家都相邀着下武陵來玩。她也夾在四五十人之中一塊下來的。她們在船上，幾乎佔了一半了，她們還大聲的唱着歌呢。那是什麼樣的旅行，多快樂呵！充滿了青春的狂歡！

她又想到其餘的次數，不都是快樂的嗎？她們有的是伴侶，她們不缺乏那興緻。而且……她不敢想下去了。有兩次實在使她一想起就太難過了。

是去年春間，正在杜鵑花染紅滿山滿谷的時候，崑山便悄悄的來到了，她在學校裏請了假，又拒絕了同事，因為她們是不知道她的隱情，願和嬌

一塊下武陵去。於是她陪了他往紋石山玩了半天，下午才搭晚班船走。因為在晚班船中，可以不會遇見一個熟人。她微微有點害羞，他坐在她旁邊，臉相向着，他說了許多有趣味的話，但她忽略去了。她彷彿僅那聲音就可以陶醉去一樣。若她懂得反省一下自己時，那她就將更害羞得抬不起頭了。那時，她的心，的確是充滿了一種單純的不分明的欲望，她很願她是不僅屬於自己，而是屬於別一人的就好。事情真是巧，崑山只在寒假中，得偶爾的機會見了她兩三次，不知怎麼就那樣和她要好了。唉！那些信，那些全為愛情串着的字和語言，不就很容易的一下便把這二十多年還不曾一次為男人跳動的心就降伏了嗎？可憐，她雖說在那起小孩前，顯得是那麼老成，但她一單獨在這男人面前，她是變得怎樣弱小，怎樣柔順得像個小羊起來了。她在武陵，住在一個私立的小學裏，崑山便天天來，來看看視這校裏的主人們。主人們以為崑山這人真般

勤，倒相待的也更其不錯起來，所以崑山在這羣女教員們中，倒儼然王子般的過了好久。以後，不消說，她就常常隔不了兩三個星期，便要借故的請了假下來玩，她總以爲所有入都不會知道她真的請假的理由的。誰知崑山給她的信，就有好幾封還先經過一次別人的目才給她的，而學校當局便在那時就已決定了辭退她的意思，雖說都認爲她的教法比別人好。她是到現在才知道她過去的行爲，竟給與別人那樣壞的感想，她覺得冤屈得很，於是她又去恨許多人。

她覺得冤屈，這是有原由的，若果這時還能像中秋時的情形，在夜深了的院子裏，她把手放在崑山手中，緊緊挨着在月下，聽崑山講他的可憐的家庭歷史，一個有小腳的妻子的爲夫的苦衷，那她當然只有歡欣和決然而去的氣概，在船上，她不會這樣愁苦了。一切都可由另外來補償她，她只須盼望能早到，她還可以細想那見後的情形，來緩和她的

熱望，使時間不至於那樣讓人感到走得太慢了。但現在呢，除了冤屈和煩惱，就完全只能那樣無所適從的茫茫的情態了。她那裏還願再去想到使人更其感到不舒服的崑山呢？

其實，她是想到了，早就想到這個人，所以越覺得憤懣。她故意撇開這些，她轉過頭去，又望那惹人愁的青山綠水。她在這河中，去去來來不知多少次，她還是不能從兩岸地形的標記認出是什麼地方來。她只知道要到鐘快響十一點了，才可以望見武陵城對山的大塔。她去望自己的錶，錶還只到三點鐘，她才想起昨夜忘記上發條了。她又想遲早都一樣，所以也就不去再計較到時間。她再來望艙中，那土官僚正在吃一碗滷子大麵，鄉下老頭和生意人都睡着去了。其餘都仍在互相談話中，似乎本不認識的人們也相熟起來了，惟有那姓孔的醫生在俯着頭，專心的看一本馬可福音。她去望他，她忽然覺得那顎骨和兩頰都實在太像崑山了。她

更望他，她本來正有點怨惱崑山的，這時，却反而不知怎的，心是在猛然跳動起來了。她來回不住的想：“等下看他見着我時，怎樣說？”但不久，還不到那碗滷子麵吃完，她便又傷心了，她自自然然會想起初寒時的一天來。

那天是一個好日子，一個全爲了相愛的人們，把陽光美麗的閃耀着的好日子。她和幾個朋友去赴一個該慶賀的婚禮。是崑山能毅然反抗了家庭，又要第二次親，新娘則也是屬於她的同學，一個比她年紀大，還不好看的二十六歲的瘦女人。這消息太突如其來了，使許多人驚詫，尤其使她不解，因爲在前一個星期還接到非常甜密的信，並且就是在未宣佈前，仍然是很可感謝的在看待着在，忽然，像說笑話般的說是要結婚，誰知兩三天後就實行了。她隱着忿怒，嬉笑的參與了這典禮，她用冷酷的眼光，望那新郎，回報的也依然是不變的那多情的光，因爲又加了點慚愧和抱歉，所以就更具

令人不安了起來。她把酒喝得很醉，就回來了。真是多麼難堪的一天啊！

她現在想起來，也還是不解，雖說崑山曾向她解釋：說是有一晚，他喝了許多酒，他想起了她，她發了許多狂，後來不知怎麼了，第二天，便有人笑起他來，說是他醉後曾抱起了他現在的新太太，說愛她，又吻了她……他聽了正後悔時，而這女人就來了，很羞澀的，又很隨便的便留下了。末後，她父親也來了，又接他去吃飯。他實在無法，一切都是他錯了，爲良心的安全起見，他只好來彌補這過錯，他是望她能給他以原諒的。她不能相信這解釋，她只覺得她是受騙了，她就不懂爲什麼別人單獨要騙她，還想騙下去；因爲崑山是雖當自己又已經有了做父的希望，却仍然背了新妻常常寫許多極其纏綿的信給她的。她自己呢，她已死了心，她不願被人太擾亂了，一個整寒假都沒下武陵來，只想快點開學，好一心一意來教她所愛的孩子們。

誰知等了許久，得來的，却是辭退的消息，而且從同事們的言語和眼色中，她更得知她之所以被辭退還是爲了請假太多的原故，她真無從來分辯了。若是辭退的理由，是爲的她不善教，那也沒有什麼，若是索性在三四個月前就辭退她，那自然又當別論了。到現在，一個二月間，所有學校都快開學了，她能在什麼地方去另找位置，她口裏雖是向人說，她想到北京去唸書，但是，難題太多了。第一，這經費就不易，現在是除了領得一年來的欠薪二百元，便什麼也沒有了。第二，便是怕考不取，難道還去進中學。而且也不是考學校的時候，等到人到北京，是三月了，什麼學校都不必進，也進不去。雖說同事們都瞭解她的苦衷，曾給她說法，但因爲名譽的關係，已無可商量的餘地了。她真說不出的那起誣陷她，蔑視她的學校當局，她更恨自己上的這次當是太大了。因此她不能照別人所希望的能給以原諒，反而更甚的恨着了。

這時，艙裏的人，更多了。因為那士官僚樣的人物已與其他幾人在艙中小桌上雀戰起來了。圍起來看的，則兩倍多還不止。茶房們想得頭錢，也都湧在這房子裏了，她真受不了這喧叫，她擾起了更大的煩燥來，她去望錶，錶仍是還只三點，他去望太陽，那又太無標準了。她分不出時的早晏來。

而且那姓孔的人，坐得隔她太近了，常常引得她去看那相熟的兩頰和顎骨，又加添了她許多曲折折說不清的矛盾情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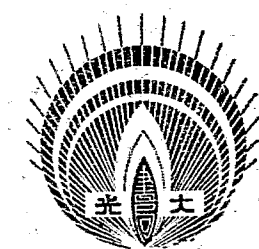
她簡直不知要怎樣的排遣法，才能混去這船中的悠久的時日。

但是，最後，這船的航行，便到了終點了，在大衆都歡然的湧上岸去的時候，她却黯然的呆着了。她懷疑起那常爲她住宿的私立學校來，那就是她遭了辭退而去投宿的地方嗎？她更遲疑，她彷彿怕再見崑山了。她總覺得，她所得於他的，一定是那虛偽和得意的眼光。……

旅客們都走完了。挑夫們也不再來了。船已快成空船，她還茫然的站在艙中。過後，一個茶房才走來，詫異的大聲向她說：

“到了呢，女客！怎麼還不起坡去？要車子哦，我去替你叫好不好？”

她才恍然還是在船上。無論她怎樣懷疑了那一切人情和友誼，她還是不能不去那較熟的地方。她默然隨了那給她拿好箱子的茶房走上碼頭去。



中華民國廿四年十一月六版

原價 大洋三角五分

特價 大洋一角五分

著作者 丁玲女士

出版者 大光書局

發行者 陳符 蕓

印刷者 大光書局印刷所

上海柏森路六十四號

大光書局總發行所

電話九三四五七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